大戴禮記斠補

大戴禮記斠補下

瑞安孫詒讓

千乘第六十七

不相陵斯庶嬪遵遵則事上靜　孔云遵彰也上下之分彰案洪頤煊三朝記註謂遵古通作章引申義明章婣順爲釋與孔略同　丁校云遵疑即障字案此義未塙　又云下句少庶嬪二字

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必中度　案此指朝臣言不當與妃嬪文相屬疑當在後莫敢揆於外句上文義似正相承貫也

凡士執伎論功　丁校功攺力　案丁據少閒篇校也

王制作執技論力少閒同禮記釋文云技本或作伎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　孔云四衛四境也　洪頤煊云脩太平御覽引作循　案王制作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文義略同唯適四方此作脩四衛義獨殊異少閒篇文亦同竊謂以兩記合校疑此脩當從御覽作循循脩形近而誤循與巡通說文辵部云巡視行皃循四衛謂巡行四境猶彼云適四方也周禮巾車革路以封四衛鄭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彼據王國九服言之此則據侯國四境言之兩

經義小異也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案使字與力時文義不相承貫疑使當為事說文史部事古文作叓與史形近故傳寫譌為使周禮遂師云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鄭注釋為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是其義也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孫校云有君子曰義方本作及幼子曰不義依丁校改　案義當從王念孫說讀為俄詳述聞尚書上不當有不字方本肊改不足據

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　孔云講讀曰構　洪云講當為謀字之誤也三朝記注　案原本顧氏玉篇言部引講正作謀洪說是也經典謀字宋本多譌講詳周書斠補鄭謀篇

夫是故一家三夫　丁校云董子爵國篇一家百畝以食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王云嘗新非祭名新字非後人所加　案此疑盧注以嘗新二字釋嘗字而傳寫誤入正文

以節民事　嚴校云高安本民事作民食案洪本同

地移民在　孫校云方本作地移民聚在守屬下讀

案方本在字屬下今之世讀是也王念孫讀同　但民下挩

一字方本作聚恐肊增耳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　孔云殷眾也

殷書益戶籍之名　案殷書義難通孔說亦肊定無

徵竊疑殷即版字形近而譌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

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書版者謂之版書猶書策

者謂之策書矣

五穀必入於倉　孔云必八言無露積　丁校云必畢

通用　嚴校云尚書大傳畢力賞罰白虎通諫諍引作

必力左氏隱元年傳云同軌畢至白虎通崩薨引作必

至

四代第六十八

夫規矩準繩鈞衡　孔云鈞權也　丁校云管子揆度

以權衡規矩准為正名五則以權為鈞亦可加繩則

六矣權衡元可分然鈞是鈞盤管子七法作均又周

語云大不出鈞韋注鈞所以鈞音之法也詳前漢志管子

宙合以繩准鉤規四者並言則當改鉤形勢解云規矩鉤繩韓子大體篇操鈎一本作鉤視規矩舉繩墨 案依丁後說則鈎當作鉤義亦得通鈎蓋與鈎音之鈎異物與規矩等並舉亦不類丁前一說可删

以興庶虞庶虞動 孔云大訓不疊庶虞 嚴校云困學紀聞引亦疊庶虞

負然而興民壹始 孔云負然新貌言與民更始 丁校云孔注似改興為與又似不改 案疑當作與民更始興壹即與更之誤

子曰可以表儀　孔引楊簡曰表外也即其外之儀狀可以知其中　丁校云表儀似即入官之表儀案洪說畧同

㦎然威然　孔云㦎然可親威然可畏又云威宋本譌戚从大訓改　丁校云㦎然於人何所不容戚然其不可着拒之戚然即蹙然案洪亦从戚云戚近也言可親近義與孔丁異

見才色脩聲不視句孔讀聞怪物怪命不改志　孫云疑當以不視聞為句　嚴校云案聞字改屬上句似不必高安本屬上句脩聲不可言視固矣但古人不拘句首有

見字可云見即可云視依孫校則聞字亦當作聽

案嚴說是也才色義難通疑才當讀爲采書皋陶謨在治忽史記索隱引今文書在作采在才聲類同故才采亦得相通借也

委利生孽　孔云委積也　孫校云昭十年左傳蘊利生孽案洪說同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　孔云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天德也柔地德也正直人德也　丁校云文五年左傳天爲剛德

案此篇盧注已佚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盧注云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丁校下增有人德二字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為禮厚其行則為孝也據彼注則盧以周禮師氏三德釋此三德其說雖不塙然可補此篇注義之闕也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云不久無恆也　案孔說難通

久疑當爲以以已字通此經以已二字多互用見夏小正篇謂願求富無終已時也以久形近而譌

依勿與謀　孔云依違者不足與謀洪同　案依違不可云依孔說非是此依疑當爲旅說文㫃部旅古文作𣄴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此亦當讀爲魯言愚魯之人勿與之謀事也依旅形近而譌曾子制言上篇行無據旅旅元本亦譌依與此可互證

虞戴德第六十九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孫校云此以以字當刪

質直而好仁　孫校云舊本官本俱作質知此作質直
未詳何本　案此刻本之誤學海堂本校改質知
乃升諸侯之教士　孔云宋本疊出諸侯从御覽刪
丁校云疊諸侯之教士五字
其地心端　孫校云心下添志字
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孔云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曰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　丁校云此文王官人之官
管子則在官言官之官管子君臣上正文都作上官
注以為君在衆官之上與下官中對　案文王官人

篇云變官民能此官民疑與彼義同

子曰否猷德孔讀句非保保丁讀句是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孔云猷古通以為由字保保當為桀紂字形之誤　丁校云保保即侄侄之誤　案丁蓋讀猷德保保句謂即四代篇之由德徑徑也徑徑同詳曾子立事篇好直而徑孔注其說甚塙但上下文義仍難通依彼文云由德徑徑吾恐惛而不能用也以相推校似謂用德行之則甚徑直今不能用而德惛亂於前惛于前上疑當尚有德字而今本挩之故有以小國代大國則不得不更制其物以變易

民之視也大意似如此唯保保保徑徑究不知孰爲正字耳孔失其句讀又校改保保爲桀紂大謬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孔云祔盛服也又云庶上大訓有任字　案庶人以言疑當作度人以言庶正字作庹與度形近又涉上文而誤此承上總言不專指庶人也夏后氏之祔古書未見竊疑祔當作珩即左定四年傳所謂夏后氏之璜也又見哀十四年傳璜珩二字聲近古可通用行與付形近左王形又涉下袍褐而誤从衣遂成祔字耳此謂以言度人

則內外未必相符契若老子所謂被褐懷玉無由知其實也大訓庶人上有任字蓋肊增不足據汪本亦依文訓增任字非是

誥志第七十

節事以動衆則有極　孔云宋本疊出動衆從大訓刪丁校云動衆空疊　孫校云不應刪棠洪移下動衆二字着下句有極以使民則物上似非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　孔云下史記作又　嚴校云下索隱作亦棠王校亦從索隱

虞夏之曆正建于孟春　嚴校云史記厤書云昔自上古厤建正於孟春案晉書律厤志引作建正物乃歲俱生于東　孔云言萬物與歲俱起於春　嚴校云俱史記作具案汪中校同　案物乃歲文義難通疑物乃當爲朔及二字之誤朔篆文與物相近乃及亦形之誤周禮大史鄭注云中數日歲朔數日年此朔即朔數歲即中數也歲謂自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十二月節氣一周朔謂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日躔十二次一周二者俱起於東方也

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　孔云悲色當為斐色言好色不淫也斐即妃字蜀都賦曰娉江斐　洪云能力也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其主（三朝記註）　案能態之段字悲色猶言顏色也考工記梓人云且其匪色必似鳴矣鄭注云匪采貌也此與管子之悲色並與匪色聲義同孔釋為妃色則與上句動能文義不相貫矣（注路本經改為妃色尤謬）

步于四川伐于四山　孔云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丁校云四川四山四方之山川與九山九川一例

案代四山義亦難通疑宋本作代不誤周禮甸師云喪事代王受眚烖鄭注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彌後殃或四山亦有遣官代禱之禮與

於時龍至不閉 王云閉當作閇 孫校云說文閇闚頭門中也 案洪說同

蚕蝨不食夭駒 孔云凡物幼曰夭馬幼曰駒 丁校云夭駒指小馬 洪云夭少也 案夭疑當為䴠之省爾雅釋獸云麋其子䴠王制云不殀夭鄭注云少

長曰天

雖出服　丁校云服似服之誤

賢人並憂　孔云憂讀爲優　嚴校云說文憂行之和也从夊惪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人以憂爲惪喜之惪而以優代憂唯大戴自來寡誦習者故偶存古義而未改

文人官人第七十二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盧注云試以衆德歷觀其才也　孫校云民當改以　案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

之論辨然後使之又云司馬辨論官材此變即辨之借字變官民能猶辨論官民之材虞戴德篇云此唯官民之上德也民似不必改以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孫校云富貴上當增一日二字

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案強其所不是則當勉其不及而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當讀為偷謂苟且也詳周書斠補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孔云成字衍周書無（案汪本無成字）

志殷如淺　盧注云淺蓋深字（案汪本作也）　孔云如淺周

書作以淵　口校云浚即濬字譌體而不悟其為避李唐諱也錄本姓闕　案其校說亦通若然此字譌在唐以後則盧注末四字豈後人校語誤與注淆耶

其貌固嘔　孔云戴氏校本改嫗　嚴校云嘔嫗古通用不必改又與謳通東原先生撰方言疏證於嫗色下校云嫗亦作嘔引廣雅為證則已知不必改矣廣雅釋詁二云嘔色也又釋訓云嘔嘔喻喻喜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　案作當為怍之譌曾子立事篇盧注引論語其言之不作亦譌怍為作

曰愚愁者也　孔云愁盧本作戇　案愁疑惷之借事
二字聲類同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　孔云周書云自順而弗讓
孫校云官本從方本刪有道而先困五字　案慎汪
中校改爲順是也下文云自順而不讓此書順字多
作慎詳保傅篇孔補注說自順義詳前無辨而自慎句孔注
曰始妬誣者也　孔云始字疑與妬字相似而衍戴氏
校本刪孫校　云始字空刪案汪中說同
曰治志者也　孫校云治志方本作志治

欲色嘔官本作嫗注中校同色以偷　盧注云偷苟且也　嚴校云逸周書偷作愉愉即媮通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發形于外之象曷嘗言小人之情形乎盧注于上下文全不檢點

五曰生民有霒陽　孔云霒宋本譌靈从元本改案說文霒正陰字从雲今聲　丁校云說文雲部霒雲覆日也古文或省作侌陰陽二字相對並在𨸏部

隱於仁質也　孫校云質下當有者字

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者也　盧注云

寡類不好狎　孔云周書曰口弗求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仁者也　王云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而安靜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貌莊而安也寬寡貌類皆字形相近而誤迭聞　案王校以靜為情類為貌是也餘皆未當此以周書互較疑當作施不在多多靜而寡貌謂多情實而寡文貌猶王言篇云多信而寡貌多情即多信也誠情字通上文云多稽而儉貌寡貌與儉貌義略同下文又云飾貌者不情亦正與此相反　今本無多字涉上句而挩貌又譌類盧所見本已然而寡

字則不誤周書寬乃寡字之誤王晫據以改此傎矣莊以安人人當作之曾子立孝篇云莊敬而安之下文敬以安之亦誤為安人可證言其貌莊敬而居之以安不矜持也

浚窮而能達　盧注云浚深也　案浚疑即深字上文志殷以深深作浚與浚相似上文又云用之物窮則為深與此義同盧注當作浚深字與前注云浚益深字今本亦或作也亦正同今本正文譌作浚校者并改注作深也以就之耳

幽閒之行獨而不克　盧注云克好勝人也　案克當作兌形近而誤兌隊字通謂處幽獨而不隊其行也盧注緣誤爲訓不足據詳周書斠補

廉潔丁校改絜而不戾

歡欣以敬之　孫校云歡當改致

敬以安人　孔云安字誤當爲要言不貌爲恭敬僞以要名　孫校云安人當改安之　案孫校是也詳前孔說誤

道行而不平　盧注云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案不平

與道行文義不相貫平當為卒之誤字漢隸卒字作平與平形近故譌謂能行而不終也四代篇卒明王念孫校謂是平明之誤與此可互證

畸鬼者不仁　孔云畸倚也　嚴校云畸人見莊子大宗師李注畸奇異也廣雅釋詁一鬼慧也又二云畸衺也畸鬼疑是奇衺詭譎之意又荀子脩身云倚魁之行楊倞注云倚奇也魁大也倚魁者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蓋倚魁即畸鬼也　案嚴說是也奇衺亦見周禮宮正鄭注云奇衺譎觚非常又大司樂云大傀異烖注

云傀猶怪也此鬼及荀子之魁皆即傀之省借字

六曰取愼察而絜廉者　孔校云愼當攺順

使是長民之獄訟　孫校云長當攺掌

二曰鄉則任貞　盧注云幹事曰貞　丁校云當云事幹或云事之幹

三曰官則任長　盧注云周禮曰大事聽（丁校攺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曰家則任主　盧注云易曰家（丁校下增人字）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論辨九用以交一人　案交當為效之段字交效聲類同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　盧注云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丁校傳改傅又云禮志檢未得　案此冢上引鄭玄士虞禮注疑禮志即鄭志佚文鄭志以經分類隋唐人引之多首稱某經志也

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盧云周禮司服職曰公

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孤丁校改公是也汪本同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汪本作御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內司服職曰辨內外丁校改外內是也汪本同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丁校改沙案沙紗古今字盧注引經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當是盧氏舊本如是不必依丁校是也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中其服祭統曰公袞丁校改君卷案疑亦盧氏所改此冕立于丁校改於阼夫人副褘立于丁校改於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

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為合令舊本作下注本同此孔氏校改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屛狄與再命禕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屛狄加再等之命則

上公夫人乃褘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展丁校改禮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命者亦展丁校改禮衣不命者則亦褖衣玄又分公疑當作張卿大夫至冕二字衍汪本無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孫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同列國之卿孫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耶汪本作也　孔云玄服冠端玄也禮爵弁緇衣注以玄服為爵弁誤矣周禮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

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中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玄其幅皆端通五等言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為冕及以裨冕為鷩毳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裨冕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蓋裨冕卽玄冕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　案玄服此篇與下諸侯釁廟篇兩見盧並以爵弁釋之蓋因釁廟云君玄服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而禮記雜記說釁廟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兩記文不宜舛異故據以定之也雜記孔疏則

云初受命於寢門内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是孔沖遠以此玄服為即朝服孔氏補注則以為玄端服並與盧說不同蓋經凡言玄服者必玄衣玄裳禮經所謂袗玄亦作袀玄說文衣部云袗玄服是也袀袗之俗與唯言玄衣者不同猶凡言素服者必重素與唯言素衣者不同也以禮服考之爵弁服玄衣纁裳朝服則緇衣素裳皆無玄裳盧孔說於義並不合惟補注以為玄端服則正是緇衣玄裳

緇玄色略同通言不別與袗玄之服合其說實較舊義為長但
雜記云爵弁純衣而此記云玄服無在寢在廟異服
之明文補註說唯此未協竊疑此玄服固是玄端然
與特牲冠端玄不同蓋爵弁玄衣玄裳也司服於王
侯卿大夫士服之下總承之云其齊服則有玄端素
端是為王侯以下齊服所通用鄭注以為專為士之齊服非也詳周禮正
義蓋禮服冕弁冠諸服並繫冠為名唯玄端素端獨
不以冠為名明其一服而兼數冠凡貴賤等差不同
有冕服之玄端有弁服之玄端有冠服之玄端衣公

問五義云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此玄冕玄衣玄裳冕服之玄端也特牲之冠端玄者玄冠玄衣玄裳冠服之玄端也此記玄服則爵弁玄衣玄裳乃弁服之玄端與爵弁之本服玄衣纁裳不同與玄冠玄端亦不同猶素端亦有皮弁白布衣素裳與皮弁素衣素裳之本服不同與縞冠白衣素裳之素端服亦不同也（詳雜記疏引賀瑒說）漢以來禮家說唯知有玄冕玄冠兩玄冠而爵弁服之玄端尟有知者故多誤解冕弁服之玄端為王侯卿大夫之齊服禮經多

士禮故所云玄端皆繫玄冠服惟玉藻說天子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孔巽軒以爲即玄冕服則不必破字而義可通鄭注及孫叔然咸以玄端專爲士齊服故並破端爲冕但鄭君謂五等諸侯自祭同用玄冕司服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也而孫謂五等諸侯祭先君亦裨冕即上公衮以下是也冕則各得申其上服與鄭義不同盧氏亦從之攷公羊昭二十五年何休注云禮諸侯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亦謂諸侯朝祭同服孫說似即本於彼其義實爲允協但玉藻以祭對朝言不宜專據祭之下服孫氏玄冕之說於玉藻終有難

通耳又盧所定諸侯卿大夫命婦之服與鄭亦不同鄭玉藻君命闕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以次受此服彼注又云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蓋鄭意公之臣與王臣同服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云侯伯子男之國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其妻服亦如之如其說是侯伯子男之卿得服絺冕妻服鞠衣與王公之孤同而王

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妻止服展衣於次尤不合故盧氏駁之其說亦較鄭爲長也詳周禮正義

設洗當東榮　盧云記因卿士當言東霤　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云人君爲殿屋也鄭意蓋謂人君屋四注則有東西霤卿大夫之屋唯兩下則無東西霤故士冠云東榮也此記爲諸侯禮宜與燕禮同當云東霤而云東榮故盧特辨之亦用鄭義也記因卿士蓋謂記者因卿大夫亦有遷廟

之禮故通云禜其說似牽强文亦有挩誤孔氏禮學巵言則謂禜當不異不從鄭盧說於義似較長此補注未箸其說何也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　盧云祭器名爵成則釁之以豭丁校下增豭字也

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　案向雜記孔疏引作鄉鄉向古今字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盧云以神事故亦同爵弁

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雜記孔疏云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孔云此玄服亦玄端也爵弁純衣事神之服既請命時入廟乃易之耳　案玄服亦當爲爵弁玄衣玄裳小戴君朝服則是玄冠緇衣素裳與此不同者疑禮家之駁文鄭注云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故盧謂欲據君不與禮孔又兼據此經及鄭說參互糅之謂未入廟朝服入廟則易爵弁服以調停兩經之歧異似皆未塙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于室中　盧注云郟丁校改夾下並同案夾郟字通保傅注亦作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雜記曰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郟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郟室中室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丁校屋上改屋下案如作屋下則不得云記者不同丁校未塙此不言衈略也　孫編修希旦云據雜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封之而謂之釁門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衈孔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衈雞亦有屋上之釁然大戴禮釁廟篇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

而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可見夾室即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衈矣蓋釁衈自為二禮釁之禮重故在屋上衈之禮輕故在屋下周禮司約云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為之未必升屋也鄭云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則似先衈後釁故疏家申其說如此然衈滅耳旁毛之說本無所據而先衈後釁記中實無此義也盧注云小戴禮割雞屋上然小戴記實無此語蓋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禮記集解　案夾

室漢唐舊說並以為東西箱盧獨以為門夾之室古無是訓未詳何據保傅篇注釋宴室云宴室邪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與此注義又不同盧意以此經割雞在屋下與刲羊在屋上異小戴則刲羊割雞同在屋上故云記者不同益與孔疏略同然以兩經文參互校數似孫說近是

小辨第七十四

社稷之主愛日　盧注云書云日夜丁校改宿不暹也

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

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學順辨言以遂志阮云順與訓通庶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　案學齊大道句義難通盧孔亦並無釋攷此文並冢上學小辨言之故下文天子諸侯士並以學與辨對舉大夫以學德別義對舉別亦即辨之借字也注云別猶辨也竊疑此句亦當云學齊辨道齊義未詳洪訓爲同亦未塙今本作大者疑故書作𠔁說文八部云𠔁分也孝經說云故上下有別又冎部云𠔁古文別是𠔁與別古字同借𠔁爲辨猶借別爲辨也𠔁大形近

因而致謅耳

足以辨言矣　盧云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丁校下增於字鳥獸草木之名

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孔云宋本脫行字从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　孫校云其君其字應刪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　案其疑當作與讀毋乃至口倦與十二字爲句今本作其義不可通

君朝而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形於民而發於四海　案次句當作忠信滿於中與正文正相承貫今本挩一字荀子云忠誠盛於內發於外形於四海與此語意正同忠誠即忠信也

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　盧注云謂避彊也一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彊者也　孔云彊人名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案洪說同　洪云彊高安本作强　案孔說甚塙足證盧注之誤但彊不知何人孜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

問於孟敬子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此彊本亦作強字通彊疑即季昭子益周制世卿子弟多充宿衛即周禮宮正所謂士庶子是也昭子時益尚童穉侍哀公左右而公與三家嫌隙已深慮其泄言故令之避孔子以無隱言旣不必避又恐益增季氏之疑故復命其侍此與情事正合論語孟敬子逮見曾子昭子與彼同時校其年齒自得侍哀公矣

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 案此上文九知

文並首尾相銜接正義辨方承上知政此正疑亦當
作政毋患承上知備上疑闕有備二字毋患即無患
也洪云毋古通作無字

用兵第七十五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校
德不塞嗣武於孫子　盧云言用兵二章但用兵華喪
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　孔
云三引詩無又云之文以韻讀之餌矣子皆相協古
音久如己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為一章鮮民二言

特偶同參我耳（汪中說同）丁校云呂氏愼大覽報更章引兎罝文王二詩亦協韻又云注云二章指上四句棻三引詩文義不相承貫必非一章孔說未塙

公懼焉曰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嚴校云懼焉之懼當讀瞿莊子（庚桑）云南榮趎懼然顧其後（釋文向紀俱反史記）云（孟子荀卿列傳）懼然顧化（錢氏考異云懼即瞿字）說苑君道云哀公懼然有閒（抱經先生云即瞿然）漢書惠帝紀贊懼然（注曰懼讀曰瞿音其居反）又東方朔傳王莽傳中後漢書申屠剛傳楊厚傳何敞傳皆以懼為瞿（棻洪說同）

少閒第七十六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閒　盧氏祭法曰有天下者事丁校改敓百神　孫云有字當改百案王念孫注中校同　案孫校與注合但千乘篇云立有神則國家敬四代篇云是以祭祀昭有神明則有神於義亦通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句盧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盧云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也　劉校云或說經文無此字代字絕句

案注疑當作四代據文服殷謂文王為殷諸侯不得自為代故王有五而代止四也洪頤煊俞樾謂堯舜當合為一代案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鄭注云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則禮家實不以堯舜為一代似不及盧說之長距字誤又疑距當為巨巨譌為巨轉寫作距也

海外肅愼　盧注云周武王時肅愼貢楛矢文麈　案此注並本周書王會武王當作成王文麈王會作大麈

武王卒崩　丁云卒字宜改既　劉校云上文有成湯卒崩當是文法如此

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盧注云如繁者言如萬物之繁也　孔云如讀如而諸讀爲者案洪頤煊說同　孫校云案盧注意如不讀爲而下君如財之發而用之讀如而　案如當如字讀繁諸疑當云繁緒言如絲之亂也緒諸同聲叚借字

曰於此有功匠焉　孔云功工同　案功當作巧形近而誤四代篇云巧匠輔繩而斷孔校未塙

發而用之　盧注云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丁校改動

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　盧注云觀君博聞

以立知爲　孔云如朱本作而覲開宋本譌開覲从朱本改戴校云當作而以覲開也案聚珍本汪中校同及　案此當以朱本爲是四代篇亦云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覲開也此與彼同如而字通

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盧注云嘗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臣云足所謂可否也　孔云宋本脫臣恐其足一句从戴氏校本增　丁校云屬可嘗否見晉語九昭二十年作獻可去否　孫校云恐其足三字於理有碍戴校蓋從方本以意增也盧校補臣則云足汪中校同

案盧校益依盧注推定然亦無本可證當闕疑如未之成也　孔云未宋本譌木从大訓及元本改丁校未仍改木　孫校云木字不當改未下文草木根荄傷則枝葉必偏枯正與木之成反對　案虞戴德篇云君之聞如未成也與此文同宋本不足據丁孫說誤

疆蘡未虧　盧注云言疆域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　孔云蘡戴氏校本作數（案聚珍本及汪中校同）　案疆蘡疆數義並難通草木無易常之理盧說尤牽強疑此當作

彊萬萬即宇之借字說文宀部宇籀文作寓从禺與萬聲類同莫萬篆文形近而誤

非天自反人自反　孔云自宋本譌是从朱本改　案人是反義尚可通朱本疑肊改不足據

朝事第七十七　案儀禮覲禮周禮大行人鄭注並引作朝事儀是古本目有儀字竊疑儀又當作義與聘義鄉飲酒義義同作儀者古字通也

命上公九命為伯　孫校云如孔說則命亦衍字官本作諸臣之五等之命删以定其爵下凡十八字案王念孫

汪中校並从官本是也

投壺第七十八

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　孔云哨宋本訛峭从吳氏逸經跋　案禮書百十四云大戴哨作峭又序小戴作哨為誤謝此說是北宋本已作峭

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　孔云八分矢圍徑也　又云小戴矢作籌無八分二字　王引之云八分當為八介介猶枚也述聞　案禮書引大戴算大八分則北宋本此矢字作大即家工算多少言之算即小戴記之

籌也益此云算大八分猶下文云矢大七分並以圜徑為大文例正同唯算大於矢一分相較不多也今本大作矢則與算不相蒙又與下文矢大七分之文為重復足明其非也孔釋下大七分云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寄既短圜徑亦殺非也盧校從小戴作籌八分義雖是而與大戴舊本不合王校改作矢八介則文義並殊相去益遠矣

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腹修五寸　孔云壺高已下九字宋本並訛作小字

案此五句疑當在前矢大七分下中獲既置句當接下弓既平張云云歌詩當相屬不宜以此節横隔其閒葢傳寫錯簡著於此宜移正　又案禮書云先儒釋大戴禮謂壺尺二寸併頸腹言之則北宋本此九字已誤作小注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　孔云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鵲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為雅葢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　案此

蓋秦漢人所記雅謂雅聲對下商齊爲宋齊方音言之非詩之大小雅也投壺禮先秦時通行於邦國故歌詩則有雅商齊之聲鼓則有魯薛之節與六詩風雅不相涉也孔說未允

公冠第七十九　案此公當爲五等諸侯之通稱盧蓋謂專屬九命上公故破四加玄冕爲三加袞冕其說殊不塙也

其餘皆公同也　案皆下當挩與字汪照本有與字

公玄端與皮弁皆韠　孔云與宋本譌以从吳氏逸經

改　案以與古通用舊本不誤不必依吳改

朝服素韠　盧云玄端諸侯朝服皮弁天子朝服韠從裳色皆素也　孔云朝服冠弁服也　案盧以朝服為兼冢上文玄端皮弁為文也但禮經凡言朝服者皆指委貌朝服而言無指皮弁服者惟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朝服皮弁服然其說殊未塙詳禮學卮言不可依用

公冠四加玄冕　盧云四當為三玄當為袞字之誤　孔云四加者始加緇布冠玄端服再加皮弁三加冠

弁與玄冕為四也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袞下天子也冠義正義曰天子當五加袞冕　案此經之義家說差異而皆有難通盧意蓋以上文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韠即公始加再加之服又云朝服素韠者乃釋玄端皮弁之義不入加數故注亦兼據周禮司服王眂朝則皮弁服及儀禮諸侯玄冠朝服為釋明二服並得為朝服也但此記及說苑修文篇家語冠頌篇皆作四加玄冕而盧破為三加袞冕既嫌專輒而以朝服素韠為兼釋上文二服審校文義終有未安況禮

服通例釋同裳色如以朝服素韠釋玄端則是玄端素裳與齊服袀玄不合仍是朝服而非玄端於禮例尤不合孔沖遠冠義疏則不破字家語王肅注亦不破字又云天子五加玄冕依王孔說則當初加緇布冠玄端再加玄冠朝服三加皮弁以皮弁尊於玄冠也但以朝服究再加與經文先後敘次既乖而冠禮通例重冠不重服故凡異服同冠者皆不兩用禮緇布冠即玄冠之古制二冠亦例無兩用倘謂初加緇布冠再加玄冠朝服則顯違茲例知其非也士冠禮賈疏則云

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袞冕賈氏亦不破字而以三加爲爵弁蓋以士冠禮推之但此經無爵弁之文耳孔氏補注則以經朝服充三加而釋爲冠弁周禮鄭注謂即玄冠朝服孔則從戴震說謂冠弁亦爲弁制但司服諸服之等冠弁服在皮弁之下則亦不得先加皮弁後加冠弁於差次終不合也玫說苑脩文篇云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釋通朝服玄冕四加文與此小異劉書即本此經而於經首句玄端皮弁皆韠玄端上增始加二字是以玄端即爲初

加之服自來說者並沿其誤若然則朝服素韠句為贊文如盧以朝服為即釋上二服則并玄冕亦止三加不得充四加之數故必破字而後可申其說孔以朝服充三加之一則又不得尊於皮弁於三加彌尊之義尤不合總緣經文首舉玄端即以為初加之服故勉强牽傅必不可通今以經文敘次及禮服尊卑之等差互詳繹籀謂當以賈說為是蓋經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韠二句三加之服實已賅備但其敘次冠服則先尊後卑不依加之先後為次士冠經則以加

之先後為次故先卑後尊文例固不同也若然公初加以緇布冠玄衣素裳即所謂朝服素韠也與士禮緇布冠玄端冠同而裳異再加則以皮弁與士禮同三加則以爵弁玄衣玄裳亦與士禮冠同而裳異四加乃玄冕矣蓋經舉冠服止四等一玄端一皮弁一朝服一玄冕皮弁玄冕既無異義而朝服又必無用爵弁之理且韠同裳色而素韠之與爵弁服亦迥不相蒙唯緇布冠為玄冠之古制以配朝服尚無不合以士冠緇布冠配玄端相與比例亦正相類是朝服

必為緇布冠而玄端之必屬爵弁可例推也況經玄端朝服既必非一服而緇布冠玄冠又例無兩用明所云公玄端者必爵弁服之玄端亦即前諸侯遷廟釁廟兩篇之玄服也彼玄服盧亦釋為爵弁服但不知其為爵弁之玄端耳詳前蓋公初加再加三加冠與士禮正同但以裳韠為異故經於朝服箸素韠之文而於玄端皮弁則不箸韠色以二服一玄裳緇韠爵弁本服玄衣纁裳則用韎韐此玄端玄裳則宜緇韠與本服不同一素裳素韠其色不同也如是則記文乃可通而於禮服之差等亦復無弁貫援此記而釋之如是

當是齊梁禮家古義或出盧注之前自是塙詁惜所論不詳故略為申證之至天子冠禮經無明文玉藻云始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又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則天子始加當易緇布冠而用玄冠而五冕同玄冕則又不得與袞冕分屬兩加然則王孔五加之說揆以一冠不兩加之例不能無牾亦不如賈說之優孔氏從之疏矣續漢書禮儀志說漢帝冠禮四加一緇布冠二進賢冠三武弁四通天冠與賈說等次亦略同但初加仍用緇布則是古諸侯禮與玉藻不合耳

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　孔云采錦之雜色者或疑采爲來之誤其慶也以四馬　案或校是也此當以朱錦來四馬爲句來帛乘馬禮幣之常也孔讀四馬屬下非家語作來帛乘馬可證此文之誤

周公使祝雍祝王　盧注云雍大祝定左與王爲祝辭於冠告焉　案祝雍宅書未見周書王會篇有祝淮氏雍與淮篆文相近疑即一人也注定左字譌疑當作官名汪本作當左亦非

遵並大道邪或　盧注云邪或當爲邪或聲字之誤也

案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引注作當為芬或[汪本作芬或]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盧注云凡一百　孔云此注不可曉似校書者所記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之　案學齋佔畢引注作凡一百字以義推之疑當作凡十一句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案尚書大傳作月朔以注校之似舊本亦當作朝日]迎日于東郊　盧注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案黃以周校改朔是也當從之]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

為萬品先而尊事大也案盧校云所以十一字是正文尚書大傳可證案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尚書大傳有此祝辭末又云迎日謂春色迎日也堯典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則此為春分迎日之禮非正月朔之迎日也伏傳文最析此文即本於彼末以正月朔云云及注古者帝王云云伏傳亦有其文然在迎日祝辭之前蓋本是二禮淺學錄彼文綴此而錯亂其次遂不可通耳章末注以大傳校之並是正文誤作小注盧校唯以所以為萬品先十三字為正文尚未審也

本命第八十

三年瞦（注本作𦞤）合然後能言　孔云瞦囟也　孫校云說文瞦目童子精也从目喜聲讀若禧　嚴校云說文無暿字目部有瞦字義亦不合玉篇日部云暿盛貌也多熱也義與囟異愚謂當作𦞤說文囟頭會匘蓋也或作𦞤古文作𡿺玉篇肉部又作胸頁部又作顖顖皆俗字韓詩外傳作腦家語本命作顖　案嚴說是也𦞤瞦形近而誤

墳墓不坏　盧注云同於邱陵　孔云注四字舊誤入

正文今校改　孫按云同於邱陵四字當仍舊本作

正文

婦有七去　嚴校云內則疏作今婦有七出記文自兼

庶人言之

多言去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口多言去與下文合

案王念孫校同

不順父母去　案俞樾云去字衍文是也當刪　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不順於父

母為亂德也又淫泆為亂其族也又不可與共粢盛
也

盜竊為其反義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竊盜與上
文合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　嚴校云內則
正義引取作受與更作曾經

殺人者罪止其身　盧注云周書云大命世小命身
孫校云逸周書命訓解大命世罰小命罰身

易本命第八十一

故人十月而生　丁校云董子陽尊卑篇人十月而生

合于天數也

秏土之人醜　盧注云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丁云大司徒作專考工記作摶而長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　案盧注引周禮多以今字改古字如保傅篇注引大胥仲春舍采合舞仲秋班學合聲諸侯釁廟篇注引內司服素紗是也此搏當作摶痺依大司徒文當作痺

食肉者勇敢而捍　丁校捍改悍案聚珍本同云從方本汪中校同

勘誤表

卷數	頁數	行數	勘誤
上	十	十	大學學字下漏始字
上	十一	十二	核字下漏云字
上	十一	十七	也字下漏云字
上	十三	十一	日字云字誤
上	廿四	十四	⿰耳臾字腴字誤
上	廿四	十五	⿰耳臾字腴字誤
上	廿四	十六	聨字朕字誤
上	廿四	十六	⿰耳臾字腴字誤

上 艽 古 待字下漏王字

上 艽 支 全行宜低一格

上 艽 六 全行宜低一格

中 四 三 所云云字引字誤

中 八 十 其得之其字不字誤

中 共 二 全行宜頂格

中 支 圭 句字下漏容字

下 土 支 孫字宜低一格

下 芏 二 君字下漏士字